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醒世姻緣傳

西周生 著 ● 春風文藝出版社



第三十三回

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裈中遗便

乐得英才为教育，先知羽翼斯文。淑陶席上可为珍，案列凌云策，门罗立雪人。惟虑冥顽能败塾，嬉游荒业离群。一隅徒举枉艰辛，师劳功不倍，弟怨道非尊。

右调《临江仙》

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，所以说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”，“一簞食，一瓢饮，……不改其乐”，“泌之洋洋，可以乐饥”，“并日而食，易衣而出，其仕进必不可苟”。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，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得日子，所以安得贤，乐得道。但多有连那一亩之宫，环堵之室，负郭之田半亩也没有的，这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，那讨疏食簞瓢？这也只好挨到井边一瓢饮罢了，那里还有乐处？孔夫子在陈，刚绝得两三日粮，那从者也都病了，连这等一个刚毅不屈的仲由老官尚且努唇胀嘴，使性傍气，嘴舌先生。孔夫子虽然勉强说道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我

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。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，道是“学必先于治生”。

但这穷秀才有什么治生的方法？只有一个书铺好开。拿上几百两本钱，搭上一个在行的好人伙计，自己身子亲到苏、杭买了书，附在船上；一路看了书来，到了地头，又好赚得先看；沿路又不怕横征税钱；到了淮上，又不怕那钞关主事拿去拦腰截断了平分。却不是一股极好的生意？但里边又有许多不好处在内：第一件，你先没有这几百银子的本钱。第二件，同窗会友，亲戚相知，成几部的要赊去；这言赊即骗，禁不起骗去不还。第三件，官府虽不叫你纳税，他却同你要书。你有的应付得去，倒也不论甚么本钱罢了；只怕你没有的书，不怕你不问乡宦家使那重价回他，又不怕你不往远处马头上去买。买得回来，还不知中意不中意。这一件是秀才可以做得生意，做不得了。至于甚么段铺、布铺、绸铺、当铺，不要说没这许多本钱，即使有了本钱，赚来的利息还不够与官府赔垫，这个生意又是秀才们做不得的。

除了这个，只得去拾大粪，整担家挑将回来，晒干，轧成了末，七八分一石卖与人家去上地，细丝白银，黄边钱，弄在腰里。且是官府离得家里庄田甚远，这粪且运不回去。他除了上地，难道怕他取去吃在肚里不成？但这等好生意，里面又有不好在里边；第一件，人从坑厕边走一走过，熏得你要死不活。被窝中自己放个屁熏得还要恶心头疼，撞见一个粪担还要跑不及的回避，如今自己挑了黄匆匆的一担把把，这臭气怎生受得？若象往

时不用本钱，将了力气营利，倒也不管他遗臭罢了。如今那拉屎的所在，都是乡先生孝廉公问官讨去为糊口之资的；那拾粪的必定先在那讨厂的人家纳了租税，方许你在那厂里拾晒。为甚么用了本钱不做那干净营生，却干这恶臭的勾当？这件营运又是秀才们治不得生的。

又想出一件生意，却只也用本钱。但凡人家有卖甚么柳树枣树的，买了来，叫解匠锯成薄板，叫木匠合了棺材，卖与小户贫家，殡埋亡者，人说有合子利钱。那官府有死了人的，他用的都是沙板，不要这等薄皮物件；所以不用当行，也不怕他白白拿去。但这样好生意，里面又生出不好的来：第一件不好，一个好好的人家，干干净净的房屋，层层叠叠的都放了这等凶器，看了惨人。二件，新近又添了当行，凡是官府送那乡宦举人的牌扁，衙门里边做甚么断间板榻，提学按临棚里边铺的地平板，出决重囚，木驴桩橛：这都是棺材铺里备办。为甚拿了本钱，当了行户，做这样忤害人不利市的买卖？所以这卖棺材又不是秀才治生的本等。

除了这几样，想有一件极好的生意出来。看官！你猜说这是件甚么生意？却是结交官府。起头且先与他做驾序，做祭文，做四六启；渐渐的与他贺节令，庆生辰。成了熟识，或遇观风，或遇岁考，或遇类试，都可以仗他的力量，考在前边，瞒了乡人的耳目，浪得虚名；或遇考童生，或遇有公事，乘机属托，可以侥幸厚利，且可以夸耀闾里，震压乡民：如此白手求财，利名兼尽，岂不美哉！却不知这等好事之中，大有不好之处：第一件，

你要“未去朝天子，先来谒相公”；你要结识官府，先要与那衙役猫鼠同眠，你兄我弟，支不得那相公架子，拿不出那秀才体段；要打迭一派市井的言谈，熬炼一副涎；皮顽钝的嘴脸。苗实处，还要拿出钱把钞来时常的请他吃酒吃面，听事更是兄，门子是弟，礼房先生是朋友，直堂书办是至亲，皂隶快手都是相识。把这些关节打通，你才得与那官府讲话。第二件，如今的官府，你若有甚么士气，又说有甚么士节，你就有韩、柳、欧、苏的文学，苏、黄、米、蔡的临池，且请你一边去闲坐。必定有那齐人般的一副面孔，赵师鬯般的一副腰骨，祝鲔般的一副舌头，娄师德的一副忍性，还得那“铁杵磨针”的一段工夫，然后更得祁禹狄的一派缘法，你便浓济些的字，差不多些的文章，他也便将就容纳你了。既然结识了官府，你便走到衙门口传桶边，那些把门的皂隶，直宿的门公，倒也落得没人拦阻，得以与那些管家相见。但这第三件，更要赔出小心，拿出和气，费些本钱，服些低小，也不是要他在官府面前赞扬，只是求他不在官府面前谤毁。——有了这三件实落的工夫，便是那扳高接贵的成仙得道之期。但神仙又有五百年一劫哩，毕竟要过了这一劫，神仙才是神仙。若这个大劫过不去，目下虽然是个神仙，犯了劫数，打在地狱天牢里受罪，比那别的鬼魂受苦更自不同。

看官！你再猜说是甚么劫数？却是要保佑祝赞得那官府功名显达，一些也没有跌磕。使那护法天尊成了佛祖，这演法的才得做了伽蓝。若是那相处的官蹭蹬一蹭

蹬，这便是孙行者陷在火焰山大家俱着。怕的是那弹章里面带上一个尊名，总然不做钦犯干连，这个麟阁标名，御览相批，传闻天下，妙不可言。又有吃了那官亏的百姓，恼得我的仇人都来归罪，架说报冤，这才关系着身家性命。想到这利少害多，荣轻辱重，得暂失久，这等经营又不是秀才的长策。

夜晚寻思千条路，惟有开垦几亩砚田，以笔为犁，以舌作耒，自耕自凿的过度，雨少不怕旱干，雨多不怕水溢，不特饱了八口之家，自己且还要心广体胖，手舞足蹈的快活。且更度脱多少凡人成仙作佛，次者亦见性明心。使那有利没害的钱，据那由己不由人的势，处那有荣无辱的尊。那官府衙役，大叔管家，除非他寻上我的门来算计作践，这是说不得的；却不是我寻上他的门去求他凌辱。所以千回万转，总然只是一个教书，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。

但这教书又要晓得才好。你只是自己开馆，不要叫人请去。若是自己开的书堂，人家要送学生来到，好的我便收他，不好的我委曲将言辞去。我要多教几人，就收一百个也没人拦阻得；我若要少教几人，就一个不收，也没人强我收得。师弟相处得好，来者我也不拒；师弟相处不来，去者我也不追。就是十个学生去了两个，也还有四双；即使去了八个，也还剩一对。我慢慢的再招，自然还有来学。若是人家请去，教了一年，又不知他次年请与不请；傍年逼节被人家辞了回来，别家的馆已都预先请定了人，只得在家闲坐，就要坐食一年。且是往

人家去，又要与那东家相处。若是东家尊师重友，成了好好相知，全始全终，好合好散，这便叫是上等。若再得几个好率教的学生，不枉了父兄请师的好意，不负了先生教训的功劳，名曰师生，情同父子，这又是上上等。若是那父兄村俗熏人，轻慢师友，相待不成相待，礼文不成礼文，只那学生都是英才，这也还可曲就，此是二等。若是东家致敬尽礼，情文交至；学生却是顽皮。“生铁必难成金，化龙定是鳅鳝”，使了东家的学貲，不见教导的功劳。目下不见超凡，已为惶恐；后日堕为异类，寻源更是羞人；这是教劣等的学了。若是自己处馆，遇有这般劣货，好好的辞他回去，岂不妙哉！人家请去的门馆，撞见此等的冤家，还有甚么得说？你不捏了鼻子受他一年！

狄员外的儿子狄希陈起先都是附在人家学堂里读书，从八岁上学，读到这一年，长成了十二岁，长长大大，标标致致的一个好学生，凡百事情，无般不识的伶俐；只到了这“诗云”“子曰”，就如糍糊一般。从八岁到十二岁，首尾五年，自“赵钱孙李”读起，倒也读到那“则亦无有乎尔”。却是读过的书，一句也背不出；读过的字，一画也写不来。一来也是先生不好，书不管你背与不背，判上一个号帖，就完了一日的工夫。三日判上个“温”字，并完了三日的工夫。砌了一本仿，叫大学生起个影格，丢把与你，凭他倒下画，竖下画。没人指教写，便胡涂乱抹，完了三四十张的纸。你要他把那

写过的字认得一个，也是不能的。若说甚对课调平仄，讲故事，读古文，这是不用提起的了。这一年十二月十五，早早的放了年下的学，回到家中，叫人擗炮仗，买鬼脸，寻琉璃喇叭，踢天弄井，无所不至。

狄员外自己原不大识字，凡是甚么礼柬请帖与人通问的套语，都是央一个秀才赵鹤松代笔。因年节要与薛教授家素姐追节，备了衣服花粉，果品腥肴，停停当当的只等赵鹤松写帖。却好赵鹤松摇会去了，不在家里。狄员外正在极躁，只见狄希陈戴了一个“回回鼻子”，拿了一根木砍的关刀，赶了一只鹿尾的黄狗，吆天喝地的跑将过来。狄员外倒也不曾理论。倒是狄希陈的母亲看见，说道：“陈儿，过来！你读了五年之书，一年认十个字，你也该认得五十个字了。头长身大的学生，戴着回回鼻跳搭，极的个老子象猴似的！这帖子你不该写么？”狄希陈也不答应他娘，狐哨了一声，在他娘面前跳了一跳，一阵的去了。直等赵鹤松回来，方才写了帖子，日西时分才打发送了礼去。

薛家收了礼，回了枕顶，男女鞋脚。回来到了灯下，狄员外娘子又指着狄希陈，说道：“这们大小，读了五六年书，一个送礼的帖子还叫个老子求面下情的央及人写，你也知道个羞么？”狄希陈雌牙裂嘴，把两只手望着他娘舞哩。被他娘变了脸，一手扯将过来，胳膊上扭了两把，他就撇着嘴待哭。他娘说：“好小厮！你仔敢哭，我就一顿结果了你！你好好的拿那读过的书来认字我看！”他还不动。他娘在胳膊上又是两把。狄员外说：“你还不快

着取书去哩？惹起你娘的性子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还敢扯哩？说我不管教你，只怕连我还打，没个人拉他哩！”

狄希陈才敦蹄刷脚的取了才读的一本下《孟子》来。他娘掀开一张，指着一个一个的叫他认。他指着那书道：“天字，上字，明字，星字，滴字，溜字，转字。”他娘劈脖根一巴掌。狄希陈说：“怎么呀？我认字罢，你又打我呀？”他娘说：“好小厮！我起你的皮！你哄你那傻爹罢了，你连我这不戴帽儿的汉子也哄起来了！谁家这圣人爷的书上也有‘天上明星滴溜溜转’来？”狄员外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我倒还没听出来哩。”他妈说：“了不的！了不的！这是你寻的好先生，教的好孩子！没天理的男盗女娼！万劫不得人身的臭忘八杂种羔子！把人家孩子耽误得这们样的！罢，罢，我这饭吃不成，宁可省下来请个先生来家教他！你明日就去合他丈人商议，另请一个有些天理吃人饭的秀才，我宁可三茶六饭的服事他！”狄员外说：“自家的孩子不出气，你只抱怨先生。你不信，另寻一个也不怎么的，脱不了那年发水，神灵说他有个成都府经历的造化哩。随他去做成都府经历罢。”他娘道：“你说的通是屁话！好叫你教孩子！成都府经历可也要认的个字，没的就不标个票子？他听见你这话，他还想待读书哩？我不管！另请了好先生，他不用心读书，我只合你算帐！你要明日不合他丈人去说，我就自己合他丈母去说！只怕他丈人听说这们个杭杭子，只怕还退亲哩！”狄希陈说：“罢，退亲才好哩！我还不待要那小薛妮子哩！住房子的小菊姐，不标致呀？”他妈说：“好，好，

好长进的话！你爹信了那神灵的话，只怕还哄杀你不偿命哩！”乱哄一后晌。

睡到次日清早，狄员外娘子催着狄员外起来，梳了头，去拜薛教授，商量又另请先生。薛教授说：“这是极该。就是俺薛如卞，过了年也是十一了，通也不成个读书。小冬哥也过了年九岁，也是该读书的时候。不然，我请个先生教女婿合两个儿罢。”狄员外道：“亲家说那里话。亲家被那年水冲了，还不大方便。亲家只替我留心踪访个好学问的，咱请了他来家，管他的饭，束脩厚着些儿，只图他用心教孩子们。薛大哥合女婿都请过去读书，都是我照管。亲家别要费事。”薛教授说：“要不我合亲家伙着也罢。只是书房我可没有，只得独累亲家。”狄员外道：“书房不打紧，咱新要的杨春那地铺子，咱家有见成的木头干草，盖上两三座房，是都不打紧的事。到其间，还有个妻侄，也是十一二了，叫他四个在一堆读书。”薛教授说：“我合亲家都察听着。”留狄员外吃早饭，没坐，来了。

有一个程乐宇，名字叫是程英才，是个增广生员，原在水寨唐家教了二年学，年终辞了来家，嫌水寨离的家远，要就近寻一个馆。狄员外与薛教授商议要请他教书。狄员外说：“程乐宇为人，合他相处了这些年，倒也没有见他有甚么难相处的事。每次也都考在前头。”薛教授说：“为人既好相处，又没考不去，这就好。咱也还得个人先通一通儿，讲讲束脩，讲妥了，咱可去拜他。”狄员外道：“亲家说的是。我就教人合他说。”狄员外使了一个投犁

的沈木匠，是程乐字的亲戚，央他去说：“共是十一二、十三四的四个学生，管先生的饭，一年二十四两束脩，三十驴柴火，四季节礼在外，厚薄凭人送罢。”沈木匠一一的说了。

程乐字一些也没有争论，慨然允了。沈木匠回了狄员外的话。狄员外说：“既是请先生，还得旋盖书房哩，就仗赖沈把总你来拾掇拾掇罢。这头年里也还有十来日的工夫，你先来收拾着木料，咱擦过节去就动土。赶过了灯节，好教学生上学。”沈木匠应承去了。——与薛教授商议，择了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同了狄员外的妻弟相朝，号栋宇，备了三个养生全帖，一个公请启，同到程乐字家拜过，递了请启。程乐字也即日都回拜了。

狄员外看着沈木匠刷括梁栋、户闼、门窗。转眼到了正月初三吉日，兴工修盖。有钱的大家凡百方便，不足二十日盖完了书房。那年立的春早，天又暖和，连墙都泥得干净。选了正月二十六日入学的吉日，请程乐字到馆。三个东家领了四个学生：狄希陈学问不济，序齿他却是个学长；第二是相栋宇的儿子相于廷；第三是薛如卞；第四是薛如兼。送了贽礼，每个三星。拜了四拜。三个东家递了酒，坐了一会，别了回家。

先生上了公座，与他们上书。狄希陈读的还是下《孟子》。相于廷读的是《小雅》。薛如卞读的是《国风》。薛如兼读的是《孝经》。别的都易易的正了字下去，惟狄希陈一个字也不认得，把着口教，他眼又不看着字，两只手在袖子里不知舞旋的是甚么，教了一二十遍，如教

木头的一般。先生教，他口里捱哼；先生住了口，他就不做声。先生没奈何的把那四五行书分为两截教他，教了二三十遍，如对牛弹琴的一般；后又分为四截，又逐句的教他，那里有一点记性。先生口里教他的书，他却说：“先生，先生，你看两个雀子打帐！”先生说：“呃！你管读那书，看甚么雀子？”又待不多一会，又说：“先生，先生，我待看吹打的去哩！”先生说：“这教着你书，这样胡说！”一句书教了百把遍，方才会了；又教第二句，又是一百多遍。会了第二句，叫那带了前头那一句读，谁知前头那句已是忘了；提与他前头那句，第二句又不记的。先生说：“我使的慌了，你且拿下去想想，待我还惺还惺再教！”

却好放吃晌饭，狄希陈回去对着狄员外道：“这先生合我有仇。别的学生教一两遍，就教他上了位坐着自家读，偏只把我别在桌头子上站着，只是教站的腿肚子生疼。没等人说句话就嗔。我待还跟着汪先生去读书哩。”狄员外说：“快悄悄儿的！叫你娘听见，扭二十把，下不来哩！”相于廷说：“四五行书，先生总教了他够三十遍，他一句也念不上来；又分成两节儿教他，又念不上来；又分了四节子，他只是看雀子；又待去看门口吹打的。先生吆喝了两句。”狄员外说：“你三个叫先生教了几遍就会了？”相于廷说：“我合薛如卞没教，只正了正字。薛如兼教了三遍，就自家念上来了。”狄员外说：“这先生同不的汪先生，利害多着哩。你还象在汪先生手里撒津。别说先生打你，只怕你娘那没牙虎儿难受。”狄希陈说：

“打呀！怎么井合河里有盖子么？厨屋里不是刀？咱家没放着绳么？另托生托生才新鲜哩！”狄员外长吁了两口气。他娘从厨屋里看着人送了先生的饭来，打发狄希陈合相于廷吃了饭，两个往学里去了。

先生又直着脖子教了半日，那里教得会一句。将又天晚上来，只得放学；排了班，先生要出对子，对完了，才许作一个揖回去。先生问说：“你一向都对的是几个字的？”相于廷合薛如卞说：“对四个字的。”薛如兼不言语。狄希陈说：“汪先生手里从来没对对子。”先生把相于廷合薛如卞出了一个四字课：“穿花蛱蝶”。相于廷对了个“激水蛟龙”，薛如卞对了“点水蜻蜓”。先生都喜，说：“对的极好！”又出了一个两字对：“薄雾”。薛如兼对了“轻风”。狄希陈等了半日，对了个“稠粥”。先生替他改了“长虹”。作揖辞了回去。

狄希陈到了家里，跳天唆地，抱怨先生琐碎，要辞了先生。次早，睡了不肯起来，把被来蒙了头，推说身上有病，口里唧唧哼哼的叫唤。狄员外慌做一团。他母亲摸得他身上凉凉爽爽的，又不发热，骂道：“不长进的孽种！不流水起来往学里去，你看我掀了被子，趁着光腚上打顿鞋底给你！”狄希陈使性谤气，一顿穿上袄裤，系上袜子，也只说他穿完衣服，要往书房里去。他原来怕他娘当真揭被去打，所以穿上衣裳。穿了衣裳，仍自盖了被子睡觉，说肚子、太阳、腰腿一齐都疼起来。又是他娘走去揭过被，拿了他的一只鞋，掀开他的绵袄，脊梁上两鞋底，打得杀狼地动的叫唤。狄员外说：“你打他

怎么？只怕他真个是害那里疼可哩。”他娘拿着鞋底，望着狄员外肩膀上结实实的打了一下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个老虔婆，——我就合你对了！你待几日，我也气得过。刚子昨日上了学，今日就装病，守着你两个舅子，又是妹夫，学给你丈人，叫丈人、丈母恼不死么！”狄员外左哄右哄，哄的穿上道袍子，叫了狄周送到他书房里去。

别人拿上书去，汤汤的背了；号上书，正了字，好不省事。只是这个“成都府经历老官”，从此以后，先生在外边费嘴，他令尊令堂在家里磨牙。若不会读书，也不会顽，这也还叫人可怜而不可怒，恰又亘古以来的奇怪顽皮之事都是他干将出来。

一日夏天，先生白日睡个晌觉，约摸先生睡浓的时候，他把那染指甲的凤仙花敲了一块，加了些白矾，恐那敲碎的凤仙花冷，惊醒了，却又在日色里晒温了，轻轻的放在先生鼻尖上面，又慢慢的按得结实。先生睡起一大觉来，那花已荫得干燥，吊在一边，连先生晓也不晓得，只是染得一个血红的鼻子。先生照镜，见好好的把个鼻子魇了，闷闷可不可的不快活。那晓得是他弄的神通。

茅坑边一根树橛，先生每日扳了那根树橛，在坑岸撅了屁股解手。他看在肚里。一日，他却起了个早走到书房，拿了刀把那树橛着根的所在周围削得细细的，只剩了小指粗的个蒂系，仍旧把土遮了。先生吃过了早饭，仍旧又上坑解手，三不知把那树橛一扳，脑栽葱跌得四马攒蹄，仰在那茅坑里面，自己又挣不起来。小学生又

没本事拉他，只得跑去狄家叫了两个觅汉，不顾齜齜，拉了出来。脱了一身衣裳，借了狄员外上下衣巾鞋袜，走了家去，把那粪浸透的衣裳足足在河里泡洗了三日，这臭气那里洗得他去。看那树橛，却是被人削细了那根脚，追究起来，再没有别人，单单的就是狄希陈一个。告诉了狄员外。只得再三与先生赔礼，将那借穿的一枕衣裳赔了先生。

一日，有一个朋友来寻程乐宇说话，程乐宇同他出去。狄希陈见先生去了，爬在院子里一株大槐树上顽耍。忽然先生走了回来，热得通身的汗，解了衣服，叫学生掇了一把椅子，放在树下乘凉。他见先生坐在树下，又不敢走得下来，急了尿，从树上呼呼的溺了下来。先生伸了头，正在那里打盹，可儿的灌了先生一口，淋得先生醒来，唤下来打了十来板子。

一日，放了晚学，走到那山溪里边洗澡，远远看见程乐宇走到，他把河底里的沙泥带头带脸涂抹得遍身都是。程乐宇乍然看见，也还吃了一惊，仔细认得是人，又细看方知就是狄希陈，问说：“你洗澡便了，却为何满身都涂抹了泥沙？”他说：“我若不涂了脸面，恐怕水里钻出龟鳖来，要认得我哩！”程乐宇适然撞见薛教授，正立在门前，告讼这事，又是可恼，又是可笑。

一日里，见先生坐在那里看书，他不好睡觉，装了解手，摘了出恭牌，走到茅厕里面，把茅厕门里边闩了，在门底铺了自己一条夏布裙子，头垫了门枕，在那里“梦见周公”。先生觉得肚中微痛，有个解手之情，拿了

茅纸走到那边推门，那门里边是闩的，只道有学生解手，走得回来；肚内渐疼得紧，又走了去，依旧不曾开门，只得又走回来；等了又一大会，茅厕门仍旧不开，查系谁个在内，人人不少，单只不见了一个狄希陈。先生之肚又愈疼难忍，觉得那把把已钻出屁眼来的一般，叫人去推那厕门，他也装起肚疼，不肯拔了闩关，且把那肩头抗得那门樊哙也撞不进去。人说：“先生要进去出恭，你可开了门。”他说：“哄我开了门，好教先生打我！”程乐宇说：“你快开了门，我不打你。”他说：“果真不打我？先生，你发个誓，我才开门。”先生又不肯说誓，他又不肯开门，间不容发的时候，只听得先生裤内澎的一声响亮，稠稠的一团大屎尽撒在那腰裤裆之内。极得那先生跣了跣脚，自己咒骂道：“教这样书的人比那忘八还是不如！”相于廷只得回去与他姑娘说了，拿了狄员外的一腰洗白夏裤，又叫狄周来伺候先生洗刮换上。薛如卞口号一首诗道：

孔门三千徒弟，谁如狄姓希陈？

染鼻溺尿拔橛，专一侮弄西宾。

第三十四回

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

身世百年中，泛泛飘蓬！床头堆积总成空。惟有达观知止足，清白家风。可笑嗜财翁，心有钱虫！营营征逐意忡忡，觅缝寻头钻鸭子，不放些松。

右调《浪淘沙》

那求仙学佛的人虽说下苦修行，要紧处先在戒那酒、色、财、气。这四件之内，莫把那财字看做第三，切戒处还当看做第一！我见世上的人为那酒、色、气还有勉强忍得住的，一犯着个财字，把那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八个字且都丢吊一边。人生最要紧的是那性命，往往人为了这财便就不顾了性命，且莫说管那遗臭万年，千人咒骂。若是这财，丧了良心，涂抹了面孔，如果求得他来，便也只图目下的快活，不管那人品节概的高低，倒也罢了。谁知这件财字的东西，忒煞作怪，冥漠之中差了一个财神掌管，你那命限八字之中该有几千几万，你就要推却一分也推却不去；你那命里边不是你应得之物，你就要强求分厘毫忽，他也不肯叫你招来；你